

民族古籍文献的释读和语言学研究方法

——以彝文古籍文献《勒俄特依》《玛牧特依》等为例*

胡素华

[提要] 本文以彝文古籍文献研究为例，阐发如何对民族古籍材料进行标注、翻译、训诂和综合研究。具体包括：一、运用现代语言学和传统语文学的理论方法对经典进行阐释，包括民族语的标注方式、翻译范式和词义考据；二、对民族典籍文献的语言文字进行研究，在语法和词汇标注的基础上，进行词法和句法、韵律研究及文字考释；三、对民族典籍文献进行交叉学科和综合性研究。此外，民族古籍文献的双语双文形式以及文献中各民族同源、共生的内容，有益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典籍文献的研究能更好地传承和传播中华文明，继往圣之绝学。

[关键词] 民族古籍文献 文献语言学 彝文 训诂 史诗

一 引言

我国民族古籍文献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不仅是研究民族语言和文字本体的宝贵材料，也是研究民族文学、哲学、人类学及其他交叉学科重要的保真材料和有力佐证。搜集和整理古籍文献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对这些“冷门绝学”材料进行深入、系统和科学的研究。其中，对民族古籍文献原典语言的研究是最根本的，其研究目的以汉语言文字为主的中国语言文字学传统（源自于“小学”）是一致的：“一是服务于经典文献的阐释，一是致力于语言文字本身的研究”（华学诚 2023）。研究民族古籍文献也有两个主要方向：一是释读古籍文献，阐释其相关的文、史、哲内涵；二是用古籍文献材料来进行民族语言文字学研究。于前者语言文字学是研究工具，是“语文学（philology）”；于后者语言文字学是研究目的，属于“文献语言学（ancient text linguistics）”。二者之间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语文学”是“用语言学来研究书面语言文字”（王力 2016:3），是研究古代典籍中的文、史、哲的学问；而“文献语言学”则是“以书面文字为材料来研究语言的学问”（参看冯胜利 2016）。此外，当代“语言类型学”归纳出的语言共性、重要的研究参项、语言描写标注范式对参考文献较少的民族古籍文献研究有着直接的指导作用。另一项民族古籍文献的重要任务是翻译，将民族文字翻

* 本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彝文文献《玛牧特依》译注及语言学与哲学研究（2018VJX05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重大项目“面向语言生态学的语言接触知识库研究（22JJD740002）”资助。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在此谨致谢忱！文中错漏概由笔者负责。

译成国家通用语——普通话，并最大限度地保留原典语言特征和文化信息。下文以史诗《勒俄特依》(ṽu³³yo³³thu³¹z³³)、教育经典《玛牧特依》(ma⁵⁵mu³³thu³³z³¹)等彝文古籍文献为例，阐述具体的研究理论与方法。

二 民族古籍文献的翻译及标注

史诗（或古歌）是中国很多民族的古籍或口头文学都有的一种题材，以往的古籍文献翻译大多仅有句译，这种句译在形式和意义上都已抽离了很多宝贵的内涵。首先，翻译中的文学性特别是诗性或韵律特征缺失，这也是诗歌翻译中客观存在的普遍问题；其次，很多文化涵义在句译中不能完全地表达出来。翻译涉及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语言结构——语音、词汇、语法、语用、韵律，特别是诗歌、韵文的翻译，韵律和文化词汇部分的翻译是比较棘手的工作。大致的句译无法揭示出原典语言的特点，民族古籍文献的价值没有得到最大的发挥，因此我们常常看到偶尔的片言只语或一些笼统的概念、形象、故事被引用在文史哲研究中。有一个引自西方翻译理论的高频词——“深度翻译(thick translation)”(黄中习 2017)，其大致意思是充分考虑源语和目标语中文化词汇的对应，并通过附加评注的方式将译文融入原汁原味的源语文化环境中。但深度翻译理论在以文学为主流的翻译实践中并没有太多的践行，可操作性不大，多数译作基本上还是句对句的大致意译。因此采用民族志式词汇释义，并运用描写语言学的五行（或四行）标注法是最佳途径。

（一）民族志式词汇释义

民族志(ethnography)是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它强调在异域文化人群中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观察和参与，获得第一手材料，从而对该文化进行全面细致记录和描写。民族志翻译(ethnographic translation)便是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异域的或未被深入研究报道的语言或文献进行翻译，翻译中尽量保存语义内涵和文化信息。民族志翻译要保持研究性的翻译，文学性质的翻译会造成语言间文化、范畴不对等的部分的信息缺失，而语言学功能类型的描写用逐词翻译、语法标注和文化注释的方法，则可以使翻译还原成记录人类学的经典民族志资料，通过对原典民族语言的概念、语汇和构词方式的解析，从那些意象图式、隐喻等修辞技巧还原出该民族的认知、文化和历史面貌，同时也揭示出文献的语词、句法、韵律等特征。这样既可以使民族文献的语言本体研究更深入，又可以更好地阐释经典，为与之相关的诗学、文化人类学、哲学等相关的交叉学科服务。

（二）语言学的词（素）标注及句译

语言档案化（民族志式）的标注法是指用民族文字、文字注音符号、国际音标、词的标注（词义和语法功能标注）、句译五行译注的方法来翻译民族典籍文献。有的语言没有文字或是表音的拉丁字母文字，则五行中前两行可合并为一行，或是只用国际音标、词的标注、句译三行。前两行尽量保持正常的排版以适宜正常阅读，国际音标和词（素）标注则上下对齐，方便语言学者使用。在标注上，用一套语言学家熟知的约定好的惯例和专业术语来进行文献语料词素对词素的标注，避免生僻的、个别理论使用的术语，这样方便语言学家所参考和利用。国际音标和莱比锡标注规则是国际通用的，可以用来进行逐词释义和语法功能标注（具体参看 Comrie 等 2015；中文参看黄成龙 2005）。这套标注规则涵盖了大部分文本标注中的需求，并根据语言类型（分析型还是黏着性）、古文献的文字系统特点、语法范畴来进行

行间排列和标注的调整。例如 Di Biase-Dyson 等（2009）对古埃及文献标注时，对莱比锡标注规则进行了修订；Chelliah 等（2021）认为尽管莱比锡标注规则提供了标注的一般标准和原则，但对于特定的语系或语族，还需要根据语言的特点制定新的标注指南，用于语言描写、类型学研究和跨语言比较。他们通过南亚和东南亚的藏缅语族库基-钦（Kuki-Chin）语支的例子来说明语言学家如何创造自己的术语和惯例，来标注莱比锡规则没有涵盖到的语言现象，其中就谈到了重叠、动词词干交替、趋向动词语法化为趋向前缀等类型的标注方法，例如建议把语法化了的趋向动词写成大写的词汇意义，如语法化的“下”标注为 DOWN 等等。

汉藏语系以分析型（孤立型）为主，有少数屈折手段和黏着手段，以复合构词法为主，实词语法化痕迹明显，有的实词和功能性的虚词或后缀之间、复合词和短语之间界线不明确，故在文献标注中应作适当的修订和补充，这样文献语言的历时特征才能充分展现出来。共性部分尽量采用国际通用的标注手段。具体有如下这些标注方法需要注意：① 韵律词（双音节）为单位，在可切分拆析的词素之间用连字符“-”来连接；② 实词或实词素与功能词或附缀词（clitics）之间用等号“=”连接，有的功能词或附缀词的辖域不是其前的成分，而是整个句子，如小句间关联词、语气词和示证标记，则在连接处用双等号“==”标示；③ 词（或韵律词）之间空一格来表示；④ 当一个语素在句中具有多个功能时，这些功能之间用英文句号“.”分隔，在标注的文本中没有体现的其他功能不标，比如彝语 ta³³有位格、从由格、持续体、先时体等功能，但只标注该句中所具有的功能；实词通过词干交替来表达不同的语法范畴时，标注实词义的同时也标明其范畴，中间也用“.”分隔，如动词有自动和使动之分，在词汇义后补充上范畴类，如下例（1）“有 CAUS”表使动义的“有”；⑤ 一个成分有实词义，但也有虚化倾向时，实词词义和虚词功能间用冒号“:”隔开；一个范畴包括很多个成员时，先标范畴名，再写词汇义，如下例（7）；⑥ 中缀用尖括号“<”括起来；⑦ 重叠成分之间用波浪号“~”来连接；⑧ 句译时隐喻句需意译和直译兼备（参看黄成龙 2005）；意译时把例句中没有出现的意义用括弧“（）”括起来。补充规则中未涵盖的术语及其缩略语。在缩略语表中加上英文和中文全称（语法标注可根据潜在读者的可能喜好，选择中文或英文标注）。

下面以彝族史诗《勒俄特依》(简称《勒俄》)及教育经典《玛牧特依》(简称《玛牧》)为例来阐明具体方法。这些典籍通过书面文献传世和口传的形式进行传承,其语言以五言诗体或格言体的形式为主。在翻译彝文典籍中,一方面源语彝语和目标语汉语在语法范畴和文化概念上有不对等的地方,这些不同概念体系间的翻译不易处理;另一方面则因为彝语、汉语同属汉藏语系,二者又都属于分析型(analytic),构词手段以复合式为主,在翻译时也有其便利性;在文字上,彝文的本质与汉字相同,一个字是一个音节,古彝语以单音节词为主,故也可以用“字本位”来断词;同时,现代彝语趋于双音节化,在彝文文献中有的可能属于复合词或短语两可的过渡阶段,故用拆析式的词(素)释义和标注是最佳途径,能拆析意义的尽量拆析。如下例(1)(教育经典《玛牧》):

(1)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sse ly jjyt hxop nbop pat mop hxie sa dit
 zur³³-l³³ dɿ⁵⁵-ho³¹ mbo³¹ pha⁵⁵-mo³¹ he³³-sa³³ ti⁵⁵.
 子-孙 说-话 善, 丰美 父-母 心-愉悦 EXIS:挂(有).CAUS
 儿孙言辞善, 悦父母之心。

在标注和翻译中遵循如下几条原则:

第一，语法标注尽可能全面。特定语法范畴的形式，除了标注，还要通过加注释的方式加以阐释和补充。例如，彝语表示“在”“有”义的存在动词很丰富，根据存在主体的生命度和存在样态的不同而不同，有的存在动词还有自动和使动两种对应的形态变化。这些独特点具有类型学参考价值，在逐词标注行中标明其范畴特征和词义特征，如例(1)的 ti^{55} “挂(有)”，并在脚注中补充相关的内容和相对应的自动形式： ti^{55} 具有“挂(有)(具体物)”“使拥有(抽象物)”义，其对应的自动词是鼻冠浊音 ndi^{55} “有(挂状)”，此处用使动形式 ti^{55} ，是指“儿孙善辞”使父母拥有“愉悦之心”。

第二，译句尽量用相对应的范畴来译。如例(1)的句译中，汉语的“取悦”“悦”都可作使动词或及物动词用，与彝语的使动词 ti^{55} “挂(使……有)”相对应，故作如是翻译。

第三，汉语若没有相应的语法范畴时，译句用词汇形式反映民族语言特有的范畴。例如：

- (2) z_l^{33} dz_u^{33} $gu^{33}-phu^{31}=lo^{44}$. 此后草长遍地。(《勒俄》03:31^①)
草 长 九-地:CL^②=CONT

例(2)中 lo^{44} 为动词，保留持续体标记(continuative)，汉语无该范畴，译句用实词“此后”来译。同样的时体范畴在同一文献中有时也用实词和起始体(inchoative)来表达。例如：

- (3) $tsh_l^{33}-ya^{33}$ $dz_u^{55}-dz_u^{33}=li^{33}$ 此后万物生。(《勒俄》09:49)
此-后 万物-生长=去:INC

第四，专有名词的翻译要音义兼顾。例如《勒俄》中有很多专用名词偏好四音格形式，往往包含关于人和物特征的词或词素，故在翻译时一方面用音译保留四音格形式，另一方面补充意译部分，以便读者能在音和义两方面都有所了解。如地名 $sa^{55}khu^{33}lu^{33}dzo^{31}$ 译作“萨苦尔觉坝”，词素 dzo^{31} 本义为“平坝”，但它又已融入四音格词中成为专有名称不可割裂的一个构词词素，如同汉语将英语 beer 译作“啤酒”一样，采用“音译+(部分)意译”的原则。若专有名词紧接着再出现，则不需要再重复特征的意译。

除了用“音译+意译”的方式来兼顾音义外，还可以把一部分不易从四音格专名中剥离出来的含义或相关的专名文化内涵加脚注进行说明。例如：

- (4) $zu^{31}zur^{33}gu^{33}da^{33}$ zu^{33} $gu^{55}zur^{33}l_l^{33}da^{33}$ $zu^{33}a^{31}yo^{31}su^{55}pu^{33}$ zu^{33} .
儒惹古达 降生 书惹尔达 降生 阿沃书补 降生
儒惹古达降生……书惹尔达降生……阿沃书补降生。(《勒俄》02:004-008)

正文翻译中天神的名字用四音格音译的方式：“儒惹古达”“书惹尔达”“阿沃书补”，然后在注脚中说明天神的名字是以植物(“儒”为“冷杉”、“书”为“红豆杉”)和动物名称(“书补”为“雄雉鸡”)来命名，反映出彝族先民的生活环境及图腾崇拜。在脚注中还要说明人名中词素 zur^{33} “惹”有“男性”“儿子”“小辈”“崽”和“小”几个义项，即“儒惹”为“冷杉之子”。

^① 此处的数字指胡素华 2020 年著作《彝族史诗〈勒俄特依〉译注及语言学研究》上篇《勒俄特依》原文的章序和诗句的番号，因引自同一部著作的用例较多，为了简便，所引的例子不一一注明作者名、出版年份及页码，而是注明简称《勒俄》、标注原著章的序号和诗句的番号，便于读者查找。下同。

^② 缩略语代码：ANT：先时体标记；CAUS：使动形态；CL：类别量词；CONT：续行体标记；DIM：小称标记；EXIS：存在动词；HMS：衬音音节；INC：起始体标记；LOC：位格标记；MANN：方式状语标记；MAS：阳性标记；NEG：否定标记；POE：诗体语气词；PRED：谓语标记；SQ：连用动词间的连接标记；TOP：话题标记。

三 词义的考据——训诂学手段

词汇释义是解读经典、阐释文献的重要部分，国学家黄侃说“训诂之事，在解明字义和词义”，属于中国传统语文学训诂学，也叫“小学”。“以考据词义、注释经典义，即顺释古代语言之学，其内容主要是释词和解句，以及辨析古书异例。……一曰据古训，二曰破假借，三曰辨字形，四曰考异文，五曰通语法，六曰审文例（有连文、对文、俚偶、上下文、整部书的用词），七曰音声求义，八曰探求语源（郭在贻 2019）。而“民族文字研究者很少借鉴清儒考据学方法……”（孙伯君 2023）。民族文献典籍的词义考据完全可以借鉴传统的训诂方法。训诂学的许多方法实则与现代语言学理论也是不谋而合的。下面例示几种主要方法：

（一）据古训

据古训，即是对有疑难的词，通过查阅字典、辞书以及古书的注释，找出对于这个词的确切解释。《勒俄》中有如下一句疑难之句：

- (5) $\eta u^{33} n e^{55}$ ku^{31} $d \dot{z} i^{31} = l a^{33} k u^{31} t \dot{s} h \dot{l}^{31}$ $s o^{33} - k h u^{55}$ $d \dot{z} i^{31}$.
上界 生命灵 降下=来:INC 生育魂 三-年 EXIS:有

天界降下生命灵，孕育了三年。（《勒俄》05:75）

例（5）中 ku^{31} 在其他版本中译为“桐木”“泡桐树”，但所访之人皆不能确定此词为何义，此树为何树。在现代彝语中 $ku^{31} f i^{33}$ 一词指女人的生育魂，而在古彝语中要区分男人、女人的生育魂， ku^{31} 为男人的生育魂， $f i^{33}$ 为女人的生育魂。结合下一行中 $ku^{31} t \dot{s} h \dot{l}^{31}$ 一词的意义， $t \dot{s} h \dot{l}^{31}$ 在现代彝语中有“腐烂”之义，故原来的译本为“桐木腐烂”。但 $ku^{31} t \dot{s} h \dot{l}^{31}$ 一词在《彝语大词典》（马黑木呷 1997:782）中释为 $s i^{33} \eta i^{33} k u^{31} f i^{33}$ “女性生育魂”，故本研究译为“生命灵”。从源头看， ku^{31} 确实是传说中长在天上的的一种树，如毕摩文献经书记载“高高的天上，长有四棵‘格’树，发有四枝‘格’丫，结有四串‘格’果。四串‘格’果往下掉，一串掉进杉林中，杉树因此而茂盛，一串掉进江河中，鱼类因此而繁盛，一串掉进竹林中，竹笋因此而茂盛……”（引自蔡福莲 2016）。但在史诗文本中 ku^{31} 已引申为带来生命的灵树，故作此译。除“据古训”外，还要“审文例”，即看上下文和前后语境（胡素华 2020:105）。

（二）句法、篇章与句意互训

训诂解经不仅要释词，还要解释疏通句子，跟语法关系密切。彝语口语的基本语序为 SOV 和 OSV。S 和 O 生命度不同时，即只有 S 有施事能力时，基本语序灵活，SOV 或 OSV 语序都不影响施事受事的角色。但若 S 和 O 都有施事能力时，便根据谓语动词的语义和时体特征而分裂为 SOV 语序或 OSV 语序，在完成体或谓语动词为达成的句子结构中，则用 OSV 语序（胡素华、周廷升 2018；Hu 2021）。史诗的基本语序比较灵活，要结合句法结构和上下文来解释、疏通句子。如例（6）：

- (6) $t e o^{55} - n o^{31}$ $p a^{33} z u^{33} n d o^{33}$. 雄鹰捉蛙食。（《勒俄》12:84）
鹰-黑 蛙 捉 喝/吞

“原译本”^①错译为“雄鹰被蛙吃”，但我们通过句法结构与变调的关系、上下文即篇章结构，将其改译为“雄鹰捉蛙食”，即改变了施受者。首先，该句子谓语不是动结式。谓语若

^① 冯元蔚、曲比石美（1978）。

为动结式的话，两个动词之间的关系会更紧密，根据彝语的变调规则，这个双音节韵律词会产生变调，第一个音节会变为 44 调：zu³³⁻⁴⁴ndo³³。但例（6）的 zu³³ 没有发生变调。其次，通过对比上下文的排比句后，发现其他句都是用 SOV 语序。该段讲述的是彝族首领迁徙寻找宜居之地的过程，“雄鹰……，玷污九座高山；黑马喝人血，玷污九间马栏；庸狗啃人骨，玷污九条门槛；乌鸦吸（火葬场）烟雾，玷污九片杉林之地，非王之住地”。在上下文语境中，有大段描述较为血腥和肮脏的场面，该例的下一句为“玷污九座高山”，意在雄鹰飞越九座高山，因吞食了不洁的青蛙而玷污了高山，因此该地不宜居住。但还没有反常或邪力无边到地上的青蛙可以吞食天上的飞鹰，所以正确的译法应该是 SOV 语序“雄鹰捉蛙食”。

另外，从信息结构的信息流来看，上下文的这些排比句，都是 SOV 型的主动句，而非受事话题句（或称被动句）。信息流动的结构是以施事为主位的，因此结合语篇分析、信息的包装、变调与语法关系等语言学的角度来进行释义，便会准确得多。这里所说的现代语言学的“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或“信息结构（information structure）”也是训诂学所说的“审文例”，即参看连文和整部书的方法。如下节（三）所述。

文献典籍名称的考据也要结合句法结构、语法范畴、语音特点和篇章结构来进行考证。比如史诗《ꞑu³³yo³³thu³¹zɿ³³》（勒俄特依）是彝语音译，其意义参看胡素华（2020:1）。此外，yo³³“俄”，另一种解释认为是yo³¹（𐄎）“历数”的音变，这也是可能的。

再看教育经典《玛牧特依》的典籍名称义。thu³¹zɿ³³“特依（𐄎𐄑）”一词与史诗的名称相同，皆为“书籍”“经典”义，无疑义。ma⁵⁵“玛（𐄎）”的意义较为明确，义为“教育”“训导”，是动词。mu³³“牧（𐄎）”有“做”“智慧”“文明”“驯化”等义项。彝语的句法结构中“动词+形容词”的动补结构较为常见，故“教化文明”比较合理，而若将 mu³³“牧（𐄎）”释读为“做”的“动词+动词”结构却不符合彝语语法。故“玛牧特依”意义为“教人文明的典籍”，被译为“训世经”或“教育经典”。

（三）审文例（篇章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除了句法、句意互训之外，还要与篇章互训，即训诂学中的审文例，即审读连文、对文、俪偶、上下文、整部书的用词。如例（5）释 ku³¹ 为“生命灵”，即“生育魂”。这可从上下文的审读中进一步得到论证。该史诗第七章 102-105 行有相关描述：祭司为彝族之母濮嫫妮依招唤了生育魂后，清晨也出现同样的自然现象，即升起白雾，午后便诞下英雄支格阿鲁。而例（5）与之后的诗句也有同样的表述：人类发源之时，天降生命灵至地上，孕育三年后也升起了白雾。上下篇章中有白雾升起便成为新生命出现的征兆。史诗专家弗里称这种描写方法为“传统指涉性（traditional referentiality）”，与此类似，蒙古族史诗中也有在梦见骏马后总是诞下英雄的语境（朝戈金 2013）。此外，史诗不但与方言互证有关，还与篇章互鉴有关。

（四）方言互证

《勒俄》是彝语北部次方言的“圣乍”话，但也夹杂另一个次方言“所地”话。方言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所地话保留古语多一些，故有的词义可以通过方言来辅证。史诗开篇“天地演变史”一章中有一句的意义争议较大（本文先暂用 x、y、z 来表示不明确的意义，用数字 1、2 来表示该词在句中出现的位置）。

(7) ti³³ vi⁵⁵ ti³³ ma³¹-dzi³¹, tʂhu³³ vi⁵⁵ tʂhu³³ ma³¹-dzi³¹.

x₁ y₁ x₂ NEG-EXIS:成 z₁ y₂ z₂ NEG-EXIS:成（《勒俄》01:09-10）

例（7）在本人原著述中意译为“（气）欲聚为云却未成，（气）欲散开也未成”，但后来

做了修改。例(7)中唯一确定的是 ma^{31} (未) - $\dot{d}zi^{31}$ (成) “未形成”, 而 x 、 y 、 z 各家释义不一致。与例(7)相连的上下文的句义都是关于天地起源和演变的, 前几句为“远古之时, 上面天未成, 天成未有星, 下面地未成, 地成未长草之前, 中间未有雾, 环宇未形成, 地成而未有风吹过之前……”, 后两句为“既非黑洞洞, 也非蒙蒙亮之前”。 X (ti^{33}) 有“云”义, z ($tshu^{33}$) 有“散开”之义, 加之该段是描述宇宙演变的, 故本人之前作如是译。其他版本也译为“起云不成云”。然而始终觉得这样的译句有点牵强, 后来在访问母语为所地次方言的彝语专家沙马吉哈时, 得知所地话中 ti^{33} 有“左”义、 $tshu^{33}$ 有“右”义。最早整理发行的《勒俄特依》“原本”主体部分是彝语北部方言的主要次方言圣乍话, 但偶夹杂有另一次方言所地话的语音(规范彝文为表音节的文字), 所地方言分布在彝语北部方言区的南端, 周边没有藏、羌等语支语言分布, 保留彝语古音多一些。结合这些背景, 还有上下文都是有关自然天象和宇宙方位的语境, 此处按所地话的音义来释读 ti^{33} 为“左”、 vi^{55} 为“右”更为合理。另一个辅证是: 在现代圣乍话中有一个与方位有关的词 $\eta o^{55} tshu^{33}$ “周围”, 含有词根 $tshu^{33}$ 。互通性较高的方言或次方言可能在一部典籍中同时保留了下来, 由于方言发展的不平衡性, 有的词义可以通过方言互证来进行释读。

例(7)中还有一个词 vi^{55} , 也令人费解, 且在整部史诗中多次出现。这个音节的义项有: ① [名]衣; ② [动]穿衣(古语); ③ 搓(绳); ④ 缠绕; ⑤ 猪(古语); ⑥ 动量词“次”。这几个义项在整部史诗中都出现过, 但在上例(7)中这六个义项似乎都不适合来解释 vi^{55} 。此外下例(8)中的 vi^{55} 也不好解释:

- (8) $o^{33} = ya^{33} ndzu^{31} - \eta i^{33}$ $tshu^{33}$ $ndzu^{31} - \eta i^{33}$ $\eta i^{33} = mu^{33} = vi^{55}$
 头=LOC 发髻-红 系, 束 髻-红 红=MANN.PRED=POE
 $\dot{d}zu^{55} = ya^{33} ndzu^{31} - \eta i^{33}$ $tshu^{33}$ $ndzu^{31} - \eta i^{33}$ $\eta i^{33} = mu^{33} = vi^{55}$.
 腰=LOC 发髻-黄 系, 束 发髻-黄 黄=MANN.PRED=POE
 头上束红髻, 发髻红艳艳; 腰上束黄髻, 发髻黄灿灿。(《勒俄》09:18-19)

从上述这些难以解释的句法环境和出现频率看, vi^{55} 可能是一个虚字, 在名词或动词(甚至在小句)后作停顿标记、话题标记或句末语气词, 它与话题标记 li^{33} 、 ni^{33} 的功能相当, 同时也起到构成双音节韵律词作用。上例(8)的 vi^{55} 可能是诗歌专用的句末感叹语气词的变音, 其音与另一个使用更普遍的诗歌专用语气词 vu^{44} 较相近, 同时也兼有话题标记和音韵和谐的功能。综上, 上例(7)可标注和释义为例(9):

- (9) $ti^{33} = vi^{55} ti^{33}$ $ma^{31} - \dot{d}zi^{31}$, $tshu^{33} = vi^{55}$ $tshu^{33}$ $ma^{31} - \dot{d}zi^{31}$.
 左= TOP 左 NEG- EXIS:成 右=TOP 右 NEG- EXIS:成
 左呢也未形成左, 右呢也未形成右。(《勒俄》01:09-10)

这样解释似乎更合理, 即天地混沌之初, 上、中、下、左、右的方位都未形成, 如此解读的前提背景是该史诗原典中虽是彝语圣乍话, 但掺杂有不少所地话的语音和词汇。在语料杂糅有不同土语、所地话又保留古语更多的情形下, 考虑所地话的音与义, 多方互证辅证才是科学和合理的。在释义经典时, 对疑难和有争议的问题, 讲明理由, 宁存疑、不强解, 将可能性都提出来, 留待后人进一步核实和判断。《勒俄》中还有方言互证来释义之例:

- (10) $mu^{33} vu^{55}$ $a^{33} lu^{33} = vi^{55}$, $mu^{33} khu^{33}$ $a^{33} lu^{33} vi^{55}$, $\dot{d}z_1^{33} = lo^{31}$ $xu^{33} = lo^{44}$ vi^{55} .
 南方 阿鲁=TOP.POE 北方 阿鲁=TOP.POE 铜=HMS 铁=HMS 穿衣
 南方的阿鲁啊, 北方的阿鲁啊, 穿上铜衣铁衣。(《勒俄》02:163-165)

彝语北部方言中 $\text{mu}^{33}\text{vu}^{55}$ 义为“天空”， $\text{mu}^{33}\text{khui}^{33}$ 义为“地方”，“原译本”“冯本”^①都将其译为“天上”“地上”。通过方言比较和上下文分析，笔者认为译为“南方”“北方”是可行的。彝语东部方言纳苏话中“南方”为 $\text{mu}^{33}\text{yo}^{55}$ ，“北方”为 $\text{mu}^{33}\text{kho}^{33}$ （普忠良 2017:267）；东部方言贵州大方话“南方”为 yo^{12} ，“北方”为 kho^{21} （陈士林等 1985:235）。

四 文献的语言学研究

如上文所述，“文献语言学”是“以书面文字为材料来研究语言的学问”，文献是提供历时语言特征的不二材料。史诗是民族古籍文献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很多民族都有口头或书面的史诗，内容包括创世史、人类起源、战争、迁徙、繁衍分支等母题。它多以韵文的形式传诵，是反映民族宏大史事的神话、传说的口头传统，具有与口语一致的叙事的句法特点和故事完整的语义特点。诗文的句法也是建立在口语的基础上的，故它是最自然、可靠，并能反映历时特征的话语材料，与现代语言学注重口语研究的旨趣相契合；史诗与其他文体的句法有一致性，又因为是口头“诗”，故又有诗的韵律特点和精炼特点。史诗《勒俄》以五言韵文为主，此外也有一些口语化的句子，其中不乏衔接句子启承转合的连接词。这些语料能反映出实词的语法范畴、句法结构、信息结构，虚词的多功能特点及其语法化过程的具体表现，其中“实词——虚化的词——更虚的虚词”的语法化链比纯粹的口语更为清晰。此外，《勒俄》中突出的拟声词、摹状形容词（联绵词）及词类的兼用与活用，以及固定构式都是语言学研究中的宝贵语料，有助于研究彝语历时变化的特点。史诗作为语料，可作如下语言学专题研究：韵律（包括音节节律、构词韵律、韵律与句法等）、词法（包括构词法、词类、词类间的转换等）、语法范畴、语法化、词汇及语义（包括文化词汇、古语词汇、外来词等）、句法结构（包括语序、话题结构、连动结构、双及物结构、动补结构、比较句、固定构式、复句）。结合彝文文献的研究，参考汉文文献语言学的研究（冯胜利 2016），我们可以从词法、句法、语义、语音、韵律、语体和文字考释等几个方面对民族古籍文献进行语言学的研究。

（一）词法与韵律研究

彝文文献《勒俄》和《玛牧》都以五言句为主，构词以单音节词为主，现代彝语大都双音节化。故有些单音节在古彝语中是一个词，在现代彝语中是一个构词词素，而在文献中有的可能属于词或词素两可的过渡阶段。故标注中按韵律特点即是否有停顿来断（韵律）词。在构词韵律语法中体现为双音节和四音格韵律词的偏好。① 双音节：单纯词——谐音词、非谐音词，合成词——复合词、派生词、重叠；② 四字格（四音格）形式：四音格词、四音格词组、四字格固定句式；③ 三音节摹状或拟声词：形容词词根 + 摹状（程度）后缀、动词词根 + 叠音摹状或拟声后缀、名词词根 + 叠音摹状词后缀（胡素华 2020:413-426）。如《玛牧》：

(11) $\text{tsha}^{44}=\text{li}^{33}$ $\text{gu}^{33}=\text{zu}^{33}$ tsha^{33} . 暖的是太阳。

暖=TOP 太阳=MAS 暖

gu^{33} 是古语词，现代彝语的“太阳”是个双音节词 $\text{ho}^{33}\text{bu}^{33}$ ，古语虽是单音节，但是在实际的运用中还是用表示阳性的后缀 zu^{33} 来构成双音节韵律词—— $\text{gu}^{33/55}-\text{zu}^{33}$ 。

^① 冯元蔚（1986）。

（二）词类的研究

文献中词性比较灵活，不同词类间界线不如现代口语那么分明，常常可以活用为它类词，有的是同形兼类。词类活用的情形大多限于韵文文献中，如史诗中名动同形兼类的词大部分沿用至今，如“水”和“流，漏”、“名”和“取名”、“肉”与“割肉”、“巢”和“筑巢”，在现代口语中也是动名同形。有的同形动名词在现代口语中只保留了一个词性，如 vi^{55} 一词，在文献中可作名词“衣”和动词“穿衣”：

- (12) $\eta^{33}-no^{33}$ $tshi^{44}-te^{33}vi^{55}$. 穿上十层黑披毡。（《勒俄》11:004）
披毡-黑 十-层 衣

在现代口语中 vi^{55} 只作为一个名词构词素： $vi^{55}/ve^{55}ga^{33}$ “衣物”（分布在云南、贵州的东部方言、南部方言中 vi^{55} 还可以作动词）。也有不少词仅在文献中兼用或临时活用，如否定词直接加在名词“胆”前，名词临时活用为动词（例子参看胡素华 2020:158-159）。

（三）句法与韵律研究

韵文形式的文献，为满足韵律，语言要求精炼，一个句子是一个大的韵律单位，它与句法范畴的一个语法单位是一致的，可以是一个单句，有一个核心名词和一个核心动词；可以是一个短语，要跨行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结构，有时是一个话题短语（彝语是话题突显型语言，大部分的节律与“主题”和“述题”两部分的结构一致，有话题标记 li^{33} 的诗句中更为明显）（如例 13、14）。韵律单位也可能是动补短语、状谓短语、名数量短语、附置词短语、动宾短语……；也可能是一个复句，因为诗歌具有俭省性，韵律停顿在两个小句分界处，如下例（14）“天成未有星”句由两个小句——“天形成了”和“但还没有星星”构成，大的韵律停顿在两个小句接合处，形成“2 音节—3 音节”型。例如：

- (13) $\{tho^{55}=li^{33}\} \{[mu^{33}][ma^{31}-dzi^{31}]\}$. 上面天空未形成。
上面=TOP 天 NEG- EXIS:成
(14) $\{mu^{33} dzi^{31}\} \{[te^{33}] [ma^{31}-ndi^{55}]\}$. 有天成未有星。
天 EXIS:成 星 NEG-EXIS:挂

（四）语义研究

词义的考证是阐释经典的重要部分。与之相关的是语义衍生、引申和虚化等路径的研究。如趋向动词“来”和“去”在文献中的语法化，《勒俄》中趋向动词 la^{33} “来”为多动词结构中的第二个动词时，语义发生虚化，它不再表示实在的动词义，而是表示趋向、连接或时体功能：①当 la^{33} “来”位于两个动词短语之间时，虚化为两个连动词的连接词，在口语中可以省去，如下例（15）；②当 la^{33} “来”位于最后一个动词之后时，它语法化为将行体标记，如例（16）。

- (15) $\eta^{31}=la^{33}$ $s\eta^{33}zu^{33}-zo^{33}tsu^{31}$ ku^{31} .
带领=来:SQ 神仙-哟祖 加入
带来跟随天神司惹哟祖。（《勒俄》02:135-137）
(16) $ndzo^{55} dzi^{31}yo^{33} tsi^{31}-la^{33},vo^{33} dzi^{31}no^{55} tsi^{31}=la^{33}$.
冰 成为 骨头 容-来 雪 降下 肌肉 容=来
结冰为骨骼，降雪为肌肉。（《勒俄》05:086-087）

语义的研究，如存在动词，表示拥有和存在的“有”“在”在《勒俄》中很丰富，对天地和人间万物的存在使用不同的存在动词，区分的理据很清晰，根据事物物理属性、存在的样

态、生命度使用不同的存在动词，具体有八个不同的形式（具体参看胡素华 2020:464-466）。

（五）文字考释

彝文是表意的文字体系，在造字法上以象形、指事为主；在用字上，有不少假借字。彝文的产生和使用是在六大方言分化之前，故彝文有超方言的共同性，但有些产生了分化和变异。对四川、云南、贵州和广西等不同地区的彝文文献中的彝文进行比较，特别是对同源字的比较，是研究彝文产生、推衍、分化过程的有效途径。例如不同彝语方言区都有《指路经》，是由祭司毕摩（呗毫）吟诵指引亡者灵魂归祖的经书，它们内容相近，有很多同源词和字，对这些字的形、音和义进行对比，即是对表意文字进行考释，寻求其造字理据，如从《指路经》可比较“魂，影子”“来”的造字法（引自果吉宁哈、岭福祥 1993:35、108、161、358）。

五 文献的交叉学科研究

以史诗为例，西方史诗学在传统上主要有两派：一是古典学派，一是文化人类学派（朝戈金 2022）。古典学派一直是以文学为核心，文学的方法、文学的旨趣成为主流。后来史诗研究扩大至文化人类学等人文学领域，研究借鉴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和理念，但研究在根本上还是以文学为核心。后又因史诗韵文及吟诵等的独特点及其百科全书式的内容，研究逐步扩大到了音乐等其他人文学科领域，或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或是成为不同学科的辅证材料。例如，史诗的演述场所大多是一些民俗文化的仪式场合；史诗中有很多动物、植物的名称及其文化功用和物性功用，反映动物或植物的种类及它们在文化中的象征性、神圣性、禁忌，是研究特定区域动、植物学的绝好材料；史诗的研究也有助于民族的起源、迁徙史、战争史和分化史的研究，但要注意在做史证时不能等同于真史。以几个交叉显学学科为证。

（一）语言学与文学的交叉——诗学语言学

史诗的语言有别于其他语言形式的程式（formula），中国史诗专家朝戈金（2000:230-235）通过蒙古族史诗归纳了史诗程式的聚合性（表述方式缓慢聚合）、反复性、句式的简洁、结构的俭省性及跨行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也是文学和语言学研究的接口（interface）。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接口是韵律和修辞特点。史诗的语言既是文学研究，也是认知诗学、诗学语言学的研究。韵律包括了构词韵律、诗歌节律和押韵等方面，韵律结构如押韵的特征与语言关系密切，而文学是词汇、语义、句式、韵律等语言要素的综合运用，是语言艺术化表达的结果。

例如彝语的音节都是单元音开音节，且总共只有十个单元音；声调也比较简单，只有三个基本调和一个变调，音节类型非常简单，故若“押韵”只押“韵腹”或“韵尾”则表现不出韵律的和谐性，在兼顾语义的情形下无法做到“押韵”，更何况是集体参与创作和传承的民间诗歌。因此，《勒俄》五言诗中的韵律和谐与汉语律诗的押“韵”不同，它实际上是押声、韵、调，即整个音节（一个字）。这种押音节在彝文文献中可以出现在句末、句首或句中，有时是隔行押韵（音节韵律）（罗曲等 2009:148、326-328）。例如教育经典《玛牧》的序章《世间乐园》中的 z_1^{33} (𐄂)，本义为“世”，如下例（22）；但 z_1^{33} (𐄂) 用于句末时，可以引申为“时”“领地”“乐园”“美好”等义，有的句中它并无实在意义，如例（20）。故 z_1^{33} (𐄂) 主要的作用是用于押韵（韵律），使得韵文更有修辞意义上的韵律美感。例如：

- (17) $g_1^{33}-d_1^{55}-g_1^{33}-dur^{31}=li^{33}$, $g_1^{31}la^{31}yo^{44}thu^{33}$ z_1^{33} .
宇宙-演化-宇宙-基底=TOP 史拉沃特 世，领地

世界之始，史拉沃特时代。

- (18) $\text{ɕu}^{55}-\text{ɕɿ}^{55}-\text{ɕu}^{55}-\text{du}^{31}=\text{li}^{33}$, $\text{a}^{44}\text{phu}^{33}\text{ɕu}^{55}\text{mu}^{33}\text{zɿ}^{33}$.
 社会-演化-社会-基底=TOP 阿普居木 世，领地
 社会之始，阿普居木时代。

- (19) $\text{ndi}^{31}-\text{tɕhu}^{33}\text{tɕu}^{55}\text{mu}^{33}\text{zɿ}^{33}$, $\text{tɕu}^{55}-\text{zu}^{33}\text{ndza}^{33}\text{mu}^{33}\text{zɿ}^{33}$.
 平原-白 云雀 适宜 领地 云雀-DIM 鸣叫 适宜 世，领地
 原野雀之乐园，云雀欢鸣之地。

- (20) $\text{yo}^{33}-\text{la}^{33}-\text{sa}^{55}\text{mu}^{33}\text{zɿ}^{33}$, $\text{fɿ}^{33}-\text{lu}^{33}-\text{teho}^{44}-\text{phu}^{33}\text{zɿ}^{33}$.
 夫方-HMS-妻方 适宜 HMS 联姻-NML-陪伴-HMS 美好
 姻亲双方和美，结婚缘之好。

- (21) $\text{bu}^{33}-\text{la}^{33}-\text{ɕi}^{33}-\text{mu}^{33}\text{zɿ}^{33}$, $\text{si}^{55}-\text{ŋgu}^{31}-\text{mbe}^{33}-\text{te}^{55}\text{zɿ}^{33}$.
 盗匪-HMS-敌人-做 时 杀-加入-射-HMS 世，领地
 匪敌猖獗之时，骁勇杀敌时。

- (22) $\text{vo}^{33}\text{tsho}^{33}\text{tshɿ}^{31}-\text{zɿ}^{33}\text{ɕo}^{33}$. 人仅活一世。
 人类 一-世 活

在《勒俄》和《玛牧》的开篇都有押韵（字/音节）的序章，朗朗上口，这是文学性特点。

（二）语言学、文学和人类学的交叉——认知语言学

认知诗学是认知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接口，主要运用认知语言学提出的理论来研究文学作品。其奠基人是认知语言学代表人物莱考夫（Lakoff）。Lakoff & Turner（1989）以概念隐喻理论为出发点，分析了大量的诗歌实例，分析诗性思维的认知机制。诗性思维利用日常思维进行扩展，加以精细化，并将其以不同寻常的方式结合起来，研究诗歌中形式与概念的关系，即诗歌的物理形式在意义构建中的作用。Lakoff & Johnson（1980）认为隐喻不是由诗人创造和使用的，而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参与了创造和使用，并通过类推的手段，进行批量创造。隐喻不仅存在于文学语言，也存在于日常语言，它不仅是修辞手法，而且还是一种认知手段、一种思维方式，所以隐喻不是语言层面、文学层面的词汇问题，而是思维层面的认知问题。

（三）语言学与哲学的交叉——经典阐释

文献中有不少是反映民族哲学思想的，如彝文教育经典《玛牧》，它记载了彝族的伦理道德、人生观、价值观及行为准则，以诚实、守信、谦逊、有礼、勤俭和孝敬等品质为道德标准。史诗中有很多有关天人观念、宇宙形成的观念、人神之间关系的内容。研究史诗有助于该民族宇宙观、哲学观的研究。

（四）研究中华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和交融历史

民族文字文献可以与汉文史料互证（孙伯君 2023）。民族古籍文献是反映中华各民族交流、交往和交融的确据：一是碑铭或传世文献的双语双文形式；二是文献所记载的内容。如彝、汉双文的碑铭文献中有彝文和汉文合璧的石刻碑记——云南“镌字崖”和贵州的《千岁衢碑记》。前者在云南禄劝县，记述凤土知府家庭盛衰史；后者在贵州大定县（今大方县），镌于嘉靖丙午年，碑文为封建官吏贵州宣慰使万铨修路歌功颂德（马学良 1981）。

文献的内容中，如史诗多有不同民族同源共生的内容，如彝族史诗中汉、彝、藏民族为同胞兄弟的传说，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和交融史研究。再如许多民族的语言、文献中都反映了他们的哲学和信仰，其中不乏受到儒家思想和佛教文化影响的内容。彝族教育

经典《玛牧》中人格义场中的“君子”概念ᠵᠢᠨᠢ (su⁴⁴mu³³等)与儒家经典《论语》“君子”的义素构成和内涵相对应,可以看出“君子”是他们共同的人格典范,是中华各民族文明同源异流、相生相融的语言哲学文献依据(胡素华、江裕婷 2025)。

参考文献

- 蔡福莲. 2016.《彝族毕摩文献中的生命孕育观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
- 朝戈金. 2000.《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 朝戈金. 2013.《约翰·弗里与晚近国际口头传统研究的走势》，《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
- 朝戈金. 2022.《国际史诗学术格局中的中国史诗研究进路和走势》，《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
- 陈士林、边仕明、李秀清. 1985.《彝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冯胜利. 2016.《文献语言学——陆宗达先生秉承章黄的学术精华》，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编《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1期第51-6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冯元蔚（整理）. 1983.《*ꠔꣳ ꢮ꤂ ꡖ ꦑ* 勒俄特依（彝文）》，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 冯元蔚（译）. 1986.《勒俄特依（汉文）》，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 冯元蔚、曲比石美搜集翻译、卢学良、果吉宁哈整理校订. 1978.《*ꠔꣳ ꢮ꤂ ꡖ ꦑ* 勒俄特依》，载《凉山彝文资料选译》（第1辑）第1-133页，成都：西南民族学院印刷厂。
- 果吉宁哈、岭福祥主编. 1993.《彝文〈指路经〉译集》第35、108、161、358页，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 郭在贻. 2019.《训诂学》，上海：中华书局。
- 胡素华. 2020.《彝族史诗〈勒俄特依〉译注及语言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胡素华、江裕婷. 2025.《彝文典籍〈玛牧特依〉与〈论语〉的“君子”内涵比较——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献语言学、哲学证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
- 胡素华、周廷升. 2018.《彝语方言受事格标记及基本语序类型比较》，《语言科学》第2期。
- 华学诚主持，冯胜利、王立军、董志翹、孙玉文主讲. 2023.《文献语言学：理论、方法与未来——文献语言学系列讲座第100期演讲讲录，《文献语言学》第16期第1-31页，北京：中華書局。
- 黄成龙. 2005.《语法描写框架及术语的标志》，《民族语文》第3期。
- 黄中习. 2017.《译介学视角下的民族志译者角色研究——以贺大卫为例》，《广西师范学院学报》第6期。
- 何文忠(译). 2021.《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 (原著者: 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 罗家修. 2002.《玛木特依》，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 罗 曲、李平凡、杨甫旺. 2009.《彝族文献长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马学良. 1981.《彝文与彝文经书》，《民族语文》第1期。
- 普忠良. 2017.《纳苏彝语语法研究》，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 孙伯君. 2023.《西夏文献研究的现状和未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
- 王 力. 2016.《中国语言学史》，北京：中华书局。
- 马黑木呷主编. 1997.《彝语大词典》，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 Comrie, Bernard, Martin Haspelmath and Balthasar Bickel. 2015. Leipzig Glossing Rules: Conventions for interlinear morpheme-by-morpheme glosses. <https://www.eva.mpg.de/langua/resources/glossing-rules.php>.

- Chelliah, Shobhana L., Mary Burke & Marty Heaton. 2021. Using interlinear gloss texts to improve language description. *Indian Linguistics* 82(1-2):1-25.
- Di Biase-Dyson, Camilla, Frank Kammerzell & Daniel A. Werning. 2009. Glossing Ancient Egyptian suggestions for adapting the Leipzig Glossing Rules. *Lingua Aegyptia* 17:343-366.
- Lakoff, George & Mark Johnson. 1980. The metaphorical structure of the human conceptual system. *Cognitive Science* 4(2): 195-208.
- Lakoff, George & Mark Turner 1989.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u, Suhua. 2021. Split word orders APV and PAV in NuosuYi: Comparing to the split ergativity of the Tibeto-Burman languages. *Asi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2(1):36-79.

Interpretations and Linguistic Studies of Ethnic Minority Ancient Texts of China: Exemplified by the Yi Classics *Hnepwo Teyi* and Others

HU Suhu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ethnic minority ancient texts can be annotated and glossed, translated, interpreted, and studied interdisciplinarily, with a focus on the classics such as *Hnepwo Teyi* written in the Yi script. The study addresses three key aspects: 1. Applying theories and methods from modern linguistics and traditional philology to interpret these classics, covering annotation and glossing methods, translation frameworks, and semantic analysis; 2. Conducting linguistic studies on the ancient texts, including analyses of morphological, syntactic, and prosodic features and explanations of scripts; 3. Undertaking interdisciplinary and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Moreover, many ethnic minority ancient texts provide valuable evidence of contact,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among China's ethnic groups, as seen in bilingual and bi-scriptal formats, as well as content reflecting shared origins and coexistence among various groups. The study on these written historical sources also strengthens the awareness of a unified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contributes to the inherita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ontinuing the neglected profound wisdom of ancient sages.

[Keywords] ethnic minority ancient texts ancient text linguistics Yi script textual exegesis
epic

(通信地址: 100081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本文责编 普忠良】